

殯葬師：領悟死之痛 方顯生可貴

皆是人生必修 直面看清人性

殯葬師因常年與逝者打交道，故而在普通人眼中是非常敏感的職業。殯葬師也被稱為「擺渡人」，他們身着黑衣，遊走於醫院、公路、居民區……許多人認為他們晦氣，但他們給冰冷予溫情，為人生劃圓滿。許琴就是這千千萬萬殯葬師中的一員。日前，她懷孕了，也因此她對生死有了更多感悟：大多數人一直到親人或自身面臨死亡，才明白死之於人的重要，而生死卻是在此之前每個人的必修課。其實世上的事都有期限，若不知死之沉痛，怎知生的可貴。而透過死亡，也能看清人性。

■文/圖：記者 芮田甜 雲南報道

許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雲南省昆明市北郊長松園殯儀館。懷孕之前，她是殯殮科的業務骨幹，七年的工作生涯，她的指尖觸碰過跳樓自殺、意外車禍，甚至是在水裡泡脹的遺體，經過她的修整和化妝，他們安詳離去。因為懷孕，她現在暫調離一線工作，轉到了骨灰寄存室收、取骨灰。

工作似記者 閱盡百態世相

懷胎五月的許琴，一會兒摸摸肚皮憧憬即將到來的新生命，一會兒又穿梭在一排排的骨灰之間，幫親屬收好或取出裝着逝去生命的小盒子。問她是否擔心工作環境影響胎兒生長，她回答：「很平常啊，只是職業分工而已，這份工作如果自己心理上都忌諱，那就更不可能被外界接受了。」她認為自己的職業和記者很像，可以閱盡百態世相，她說，用鑰匙打開不同的抽屜，每個盒子裡都裝着不同的故事。太多的故事會讓你唏噓，原來人在死亡面前是如此無能為力。

許琴的丈夫在骨灰寄存室後面的火化車間工作，車間牆上貼着標語：「天地生人，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；人生在世，在一日應盡一日之勤。」或許這是對重複又辛苦的火化工作最好的詮釋。許琴丈夫告訴記者，火化一

具遺體大概需要1.5小時，他們三個人輪班，不加班的情況下，一星期可休息一天。他們的收入也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高薪。許琴說，可能也就跟普通的工薪階層差不多。

陽光看待 不避不畏

夫婦倆對即將到來的小生命充滿興奮，兩人的宿舍就在殯儀館旁邊，裡面滿是為小寶寶提前準備的小鞋子、衣服和小玩具。兩人計劃，等孩子出生就去租套小房子。許琴說，她並不會把自己的職業告訴孩子，因為她怕別人會看不起，欺負孩子。她還說，自己所接觸到的殯葬師，無論談戀愛還是結婚，都是找同行，「可能外界對我們還是有些不接受，不理解吧。」

她期望人們能更陽光地看待死亡，對死亡不避諱、不畏懼以及負責任，或許這是人生很重要的問題。

《西藏生死書》裡記述了這樣的故事，喬達彌的第一個兒子在一歲時夭折，她悲痛欲絕，直到遇到佛陀。佛陀輕聲說：「只有一種方法可以治療你的痛苦。你到城裡去，向任何一戶沒死過親人的人家要回一粒芥菜籽給我。」然而喬達彌跑遍全城也找不到這樣的人家。最後她終於明白，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或許每個人都是未獲得證悟前的喬達彌，也許意識到死亡的平常和重要，更能體悟得到面對死亡的能力。而關於生死，最好的狀態莫過於「生無憾、死無怨」。

白髮送黑髮 失獨父母空餘悲

由於職業的原因，對死亡的感悟讓許琴快成為哲學家。她說，為人善終能加速自己成長，接觸死亡能帶來真正的覺醒和生命觀的改變。大多數人一直到親人或自身面臨死亡，才明白死之於人的重要，卻為時已晚，感到跌落深淵、猝不及防或悲傷欲絕。如果能提前意識到死亡的意義，生命的重要，具備面對死亡的能力，或許不會有太多人自殺，或許死亡帶來的傷害也會減少。

高管父親悲慟「嚎叫」

許琴說，有一個年輕人的葬禮，在長松園最豪華的長松廳舉行，前來送殯的人站滿廳堂。舉行葬禮的時候，死者的母親哭到昏厥，一直沉默的父親在推走遺體時失去理智的「嚎叫」起來，他的聲音穿透凝固的空氣，像是心被挖走一樣。高大的身影在眾人面前坍塌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是一種怎樣無法承受的悲慟。

死者父親是一家大型銀行高管，平日生活體面、備受尊敬。兒子才20歲出頭，一生裡最美好的年華，卻因酒後駕車致汽車翻下懸崖當場身亡。清明節的時候，父母來公墓看兒子。母親將墓碑擦得一塵不染，放上鮮花。父親只是遠遠看着，在一旁抽煙、歎氣。母親常常會登錄兒子的QQ，她說，頭像亮起來就感覺他還在。QQ簽名裡永遠寫着簡單的一句話：「兒子，媽媽想你了。」

在中國，像死者父母這樣的失獨老人約有兩千萬。許琴說，死亡是平等的，黃泉路上無老少，更不會分貧富貴賤，正常死亡與非正常死亡比例差不多，就像出生一樣無法由自己決定。雖然人們很重視生命，為了拯救生命不惜動用一切金錢和力量，但是有些事卻無法改變。



■女殯葬師有時需要獨自一人運送遺體。

關懷臨終者 需愛與接受

生命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與他人建立無所顧忌而貼心的溝通，其中又以與臨終者的溝通最為重要。臨終者常會感到恐懼、拘謹和不安，他們最需要的是獲得無條件的愛和接受。

關懷臨終者，有時不必做或說什麼，只要陪伴就好。他們期待被他人觸摸，可以看着他的眼睛，或者給他一個擁抱。能夠善巧地告訴病人實情也很好，幫助他們完成心願，坦誠面對死亡的痛苦。

還可以在臨終前對他說：「我就在這裡陪你，我愛你。你將要去世，死亡是正常的。我希望你能留下來陪我，但我不要你再受更多的苦。我會永遠珍惜我們相處的日子。你並不孤獨，現在乃至永遠，你擁有我全部的愛。」

認領無主屍 換取補償款

許琴早前在重慶學習防腐整容課程時，重慶某地突遭水災，剛剛學習理論課的許琴，實習課程就要處理多具溺水無名屍。

一名在水災中失去兒子的村民，為了能夠領取補償款，竟然認領了一具不知在水中泡了多久的無主屍。

上述村民帶走屍體後，法醫說，那具屍體不是該村民的孩子，他單據上填的死亡日期不到

3個月，而那具無主屍在水裡泡了不知多久。法醫解釋到，村民帶着屍體就可以去領補償金，而該村民自己的兒子早不知被水沖到哪裡，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。

還有一個7歲的女童，常幫父親放驢。一日，驢突然發瘋狂奔，女孩不幸被驢拖到石頭上撞死了。沒有棺材，無法入殮，父親只能用一塊布裹着她的遺體直接送到火化車間。當時最便宜的骨

灰盒也要百餘元，他湊不出這些錢，只能用布將女兒的骨灰包起帶走。

許琴講述的死亡故事或許蒙上了悲感，或許呈現冰冷與無助，還有一些為爭奪遺產成為笑料，而這樣的故事如同新生命誕生一樣，每天都在發生。殯葬師能做的唯有在送行時說一句：「一路走好。」願每個生命都能得到尊重，能夠安息。



■許琴的丈夫在火化車間工作。



■殯葬師正準備為逝者化妝。



■殯葬師談戀愛大多只能找同行。



■殯儀館的照片牆。